

《中华新韵》与《平水韵》

接振贵

喜欢诗词写作的是离不开《中华新韵》《平水韵》《词林正韵》这三本书的,前者是新韵,后两者是旧韵,且《词林正韵》是从《平水韵》来的,这里我就用《平水韵》代表了。按理说韵书是宁少毋滥为好,可为什么要推出新韵呢?原因是20世纪,一些报纸、杂志经常接到大量诗词爱好者的投稿,很多作品存在着“出韵”现象,也就是说不符合《平水韵》,而且越来越多、愈演愈烈。他们“出韵”并不是不讲韵律,而是按照现代普通话的发音去平仄叶韵的。有的质量很高,弃之实在可惜。这逐渐引起了“中华诗词学会”的关注,认为有必要出一部更符合当下这个时代的韵书。为了促进声韵改革,“学会”制定了《21世纪初期中华诗词发展纲要》,里面着重指出:应该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尽快编出一部新韵书。经过数年的努力,2010年,诗词通用的《中华新韵(十四韵)》正式推出。没想到推出后,却遭到了不少专家学者的反对,认为此举无益于光大优秀传统文化,弊远远大于利。一时间,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,直到现在仍是争得不可开交,是件让人很纠结的事。我是一位诗词爱好者,根据多年读写的

感受,也想说说自己的一孔之见。争论的焦点就不用说了。主张用旧韵的大都在诗词创作和研究上有一定建树,以年长者居多。他们已完全接受了旧韵的平平仄仄,有的甚至极端顽固,别说通体变革,就是动个星星点点也绝不会同意。哼惯了“炉边人似月,皓腕凝霜雪”的文句,现在要改弦更张来新的一套,无异于“大逆不道”。深圳大学教授徐晋如说,倘若把京剧的“念白”改成普通话,那还是京剧吗?言外之意是离了《平水韵》写出的就不叫中华诗词了。其实,京剧的念白也是演化而来的。那么这些诗词界的“大佬”们为什么千方百计地“护着”旧韵呢?理由,他们能摆出上百条,似乎用一本专著也说不完。窃以为,起重要作用的不是理由,而是一种情怀。什么是情怀呢,我搜集了一下:情怀,是你最爱的永远不舍得丢的东西,明知不值钱却也不愿意丢的东西,让你微笑永远热泪盈眶的东西……用“燕园四老”张中行的话说:“李、杜、温、韦早就给我们铺好了路,真是舍不得丢啊!”把他们半生崇拜的偶像搬开,另启新路,放在谁身上都是很

难接受的。新和旧本身就是矛盾,“守旧”者常常认为自己是“守正”,但创新才是解决“守正”的根本。我认为:创新是必须的,“守旧”在一定范围内也很必要。先说创新。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。为能搞清楚这个问题,不妨回到事情本身去!现在我们就回到——为什么要有格律或格律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根本上!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最简明的是张中行老人,他一语中的:“格律就是为了读来好听。”从古至今格律就是要体现声韵之美,倘若读起来不好听了,不美了,这样的格律是不是得改变呢?《平水韵》中很多字在普通话中已经不押韵了,如“斜”和“家”、“居”和“书”、“知”和“儿”等。现在把他们放在韵脚用普通话读,听起来很是别扭,没有“韵味之美”可言。另外普通话中没有了入声字,即使我们依《词林正韵》把它按入声字用到词中,也只能是个摆设,读出来的大部分是平声,不悦耳。然而,新韵却能读出美,为什么我们不用呢?我写诗词宁可让人说“外行”也用新韵,

因为既不图发表,又不去参赛,只是给同学、战友、朋友们读,用旧韵,怕他们读起来感受不到音韵的美。诗韵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,它应该随语言的演变不断改进,否则就跟不上时代。《平水韵》也是宋人根据前人的206韵修订为107韵的,至今已有700年,已远远脱离语言变化的实际,不宜再当做用韵的规则了,只有用新韵才能守住声韵美这个“正”。再聊聊“守旧”。“守旧”就是说旧韵还不能丢,要在一定范围内存在,就像繁体字不能丢一样,有时还缺它不行,例如搞诗词研究的就离不开旧韵。另外也要给对旧韵情有独钟的提供展示平台。如诗社活动、诗词刊物可设置旧韵专栏等,就像书法作品中的甲骨文、金文,使其单独成为一个艺术品类,让痴迷者们有所寄托、有所作为,不是更好嘛。

早年间,很多传统文化普及类书籍往往是把名著经典直译为白话文,再配上几幅插图。这样的方式不容易让孩子们走进传统文化并从中体验到乐趣。与之类似,我们儿时都经历过“死记硬背”唐诗的阶段,现在我们知道,让孩子爱上诗词,最好的方式是先让他们产生美好的感受。我们可以引领孩子走进诗人的世界,让他们设身处地感受诗人作诗时心里泛起的涟漪。我们给孩子讲夸父追日,不仅可以复述这个寓言故事,也可以告诉孩子在地球的另一端,还有一位相似的人物叫堂吉珂德,他们的“追逐”异曲同工。我们给孩子讲大禹治水,不仅可以讲三过家门而不入,还可以讲大禹陆行乘车、水行乘船、泥行乘橇、山行乘橇,告诉孩子一个目标可以由不同的路径抵达。经典普及的目的不只是记诵,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由此获得成长。

还有四大名著。比如,《西游记》不单可以讲师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取得真经,还可以通过孩

优质文化产品 滋养青少年成长

王凯

子们喜欢的孙悟空,说说一个人的精神成长经历了哪些过程。《三国演义》除了讲豪杰与谋略,也告诉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,只有接纳不完美,才会更珍惜拥有的一切。这些智慧藏在原著里,需要我们提炼出来。当孩子沉浸在故事中去感受人物的生活、环境、成长时,传统文化已经不知不觉在他们心里生了根。给孩子们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关键要把握其中蕴藏的价值观念、思想内涵和精神境界,借助多媒体平台、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,用孩子喜闻乐见的形式营造沉浸式情境,做到“形神兼备”。儿童文化产品像工艺品一样,需要精心雕琢与打磨。如果我们不愿花时间去用心创作优质儿童内容,如何让少年儿童更好地接触、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?做原创很慢,精品原创的打磨周期则更长。每一个项目从立项到上线至少需要半年,有的则长达数年。最开始做《西游记》有声读物时,我们在写作、打样和录制上用了整整3年时间,写出了40多万字。我们希望通过听得懂的《西游记》帮助孩子打开古典文化常识的大门,同时在故事中融入人生哲理,与孩子进行深层次的沟通,辅助孩子心智成长。《西游记》系列自上线以来,收听量近8亿次,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。

从诵读中华经典诗词,到深研琴棋书画,从博物馆打卡成为新风尚,到青年身穿国风服饰行走在热闹街市,亲近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、涵养文化自信的重要方式,折射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与旺盛生命力。青少年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,他们既是文化发展繁荣的受益者,也是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表达的生力军。期待儿童文艺工作者继续以精品意识用心打造优质儿童文化产品,为中华文化传承发展注入澎湃活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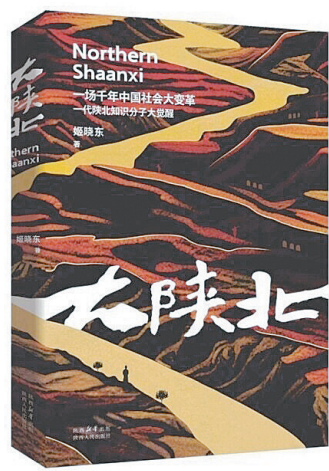


智慧书店

武亦彬 摄

荐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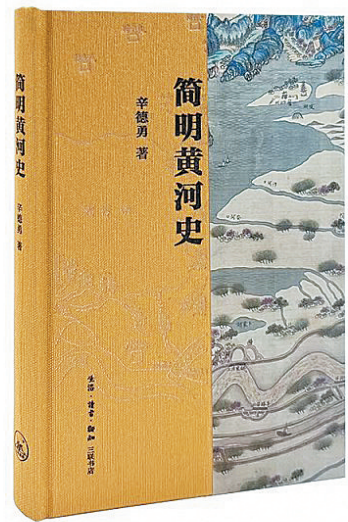
顽强的奋斗史



《大陕北》讲述了从“民国”十八年陕北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之后,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20年时间里,米脂县马氏庄

园“光亮堂”地主马瑞琪与榆林城“通天苑”资本家万友善,以及他们的儿女马伯雄、马苗与万仙如、万星明、万向明之间,由恩怨情仇、爱恨交错、生意竞争、利益博弈、信仰重建等交织纠缠的故事,从他们身上能看到陕北人民荣辱兴衰的苦难史和顽强不息的奋斗史,更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地区波澜壮阔的革命史。小说以陕北风土人情为基调,在尊重历史、还原真实的前提下,以米脂闹红、榆中学潮、蒙汉边贸、军阀独裁、剿灭匪帮、无定河畔烈士、榆林东山惨案、中央红军到陕北、《米脂县杨家沟调查》始末、“精兵简政”提案、沙家店战役、三打榆林城等,以及和平解放、开国大典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为架构,将鲜活的人物和故事串联起来,用文学艺术的手法娓娓道来。

母亲河与河畔的中国人



《简明黄河史》在辛德勇旧作《黄河简史》的基础上大幅增订而来,重绘全部历史地图,补充黄河及黄河流域文物高清照片近30幅,还增加了“淘尽古今人物去”一章。本书正文由“引言”和“黄河之水天上来?”“九地黄流乱注”“侯河之清,人寿几何?”“宣房塞今万福来”“直是万顷黄金钱”“淘尽古今人物去”六章组成。这本书从黄河的地理意义出发,核心关怀是“母亲河”黄河与中华文明和中国人关联,是了解地理知识、中华文化的佳选,也为历史地理学科入门提供了一条新路。

书评

辨识,是一种生存方式 ——读刘建华《生命的辨识度》

孙月沐

人的生存方式有很多种,自古有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”的自得,有苏东坡“诗酒趁年华”的超然,也有杜甫“穷年忧黎元”的悲悯。不同的生存方式蕴含着不同的成长轨迹和人生选择,是人“社会化”的重要途径。在社会化过程中,“辨识”是生存所必需的技能,融于日常却不易被察觉。如何在这日复一日看似平常的生活中,辨识自我、辨识他者、辨识义理,是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作答的命题。刘建华博士通过《生命的辨识度》这本散文集,用文学的视角,散文的笔致,或低吟浅唱,或文情并茂,或事理交融,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。这本书记述了作者在不同成长时期的生活情状与思想变化,也呈现了他在辨识中不断加深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,是一部充满了生活情怀、人间意趣和人生哲理的散文集。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,我也再经历了一遍生命与心灵的成长。

人从诞生之初,便被引导着辨识这个世界的一切。这种辨识最初是通过他人完成的,还带着朦胧的、不明就里的意味。随着个体的生命经历不断丰富,社会知识逐渐累积,人对世界的认知更加清晰,也就逐渐形成了自我

辨识意识与能力,且这种能力会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强,整个社会的辨识度在我们眼中也随之愈加分明。《生命的辨识度》由“辨识自我”“辨识他者”“辨识义理”三个层层递进的部分构成,契合了作者对世界认识的变化:由主观感性到理性认知,再到思辨成熟。辨识自我是人与社会最初的对话。知识社会学认为,人并非生来就是社会的一员,只是天生带有一种社会的倾向,随后才逐渐变为社会的一员。人通过“重要他人”,一般指父母,完成对生存环境、自我身份的认知,这是人社会化的第一步。从拥有了感官意识起,我们就拥有了辨识能力,这一阶段的辨识大多是主观的、感性的。通过对父母的话语、行为的辨识,我们逐渐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,找到自己在家庭这个小社会中的定位,初步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形成认同。少年时期,我们常通过听觉、视觉来完成对父母的辨识。在建华眼中,父亲极富穿透力的咳嗽声,母亲在田间地头劳动的身影,都是令人心安的符号。这一时期,他的世界就是“稻花香里”的故土莲花山乡、永新师范学校,那田间地头的蛙声、细雨,那生活、求学

路上的缕缕愁思,是从个体生命体验出发,对世界最直观的辨识,充满了直率与坦诚。辨识他人是在拥有了对世界一定的认知的基础上,所形成的对他人的看法,是经过理性思考的认识。建华在书中写道,他第一次出门是去永新师范上学。那时在他的认知中,永新与北京、香港、纽约等地是差不多的,都是很遥远的地方。因为他没有亲身感知过不同的距离,所以这时对它们的辨识还很模糊。随着所到之处越来越多,他对世界的宽广与多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,湘西的沅江、满洲里的白云和草原、鼓浪屿的梦幻春光,以及各色生灵,都在他的笔下焕发出别样的生命魅力。他开始有意识地运用所学知识,透过事物的表象去思考其背后更深层次的机理。通过山花树叶、霞光春水、边城墙垛来辨识人们的生活情状,探究这一方土地生机绵延的内在动力。这是将感性认识与理性知识相结合的阶段,通过辨识,让自己与世界平等对话。辨识义理是在对社会的感性认识与理性思考相结合之后,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维方式,是具有思辨、哲

学意味的阶段。在接受了专业系统的学校教育,经历了一定的社会历练后,建华将视野投向了更广阔的国家、社会层面,这也与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理念相契合。他难忘哺育自己的家乡,心系社会与国家的命运。他关注乡村发展,关注少儿教育、校园阅读,关注技术平台、多元文化,从社会学、传播学等多学科角度,将个体的生命体验,与国家、社会的命运紧密结合,思考如何身体力行,让自己的家乡、祖国发展得更好。这是身为一名新时代学者、文化工作者的自觉与责任感。从运用知识认识社会,到思考所学知识在社会中的价值,思考个人能为国家、社会的发展作出怎样的贡献,这不得不说是思想认识上的一大飞跃。阅读本书,让我们意识到“辨识”对于生命的重要性。通过辨识,我们形成对自我与社会的认知;反过来,这些认知使得我们日渐成长为具有辨识度的人。在这个过程中,看似是我们在不断辨识更广阔的世界,其实我们也在辨识中不断加深对自我的认知,逐渐明确人生的方向,找准人生的定位,探寻自我生命与家国、社会的联系与意义。